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胡梓康——在台东造龙舟的香港人， 沿著黑潮的方向朝北走

环境问题怎么能分国界？“因为垃圾是这样移动的，我们就跟着垃圾一起走。”

端传媒记者 蒋珮伊 发自台东 | 2018-07-20



港人胡梓康到台东花一年多的时间亲手建造一艘“绿舟”，盼以横渡黑潮、登上兰屿的“青山绿水·划渡兰屿”行动，呼吁大众关心海漂垃圾等环境污染问题。虽然最后因大浪而无法出海，他表示，未来还会“跟着垃圾一起走。”摄：林静怡/端传媒

2018年5月13日清晨5时许，太阳刚浮出台东县南田海面，香港人胡梓康已在岸边等待许久。一个、两个、三个，他细数一公尺以下的浪及其频率，把握在海象最稳定时出海。身旁一艘22人座的自制龙舟和来自各地的划手，在瑰色天空下，安静地等待他的指令。这天，他们要跨越黑潮，划向兰屿。

终于等到潮差趋缓，胡梓康指示抢浪出海。众人将龙舟推向海中，再跳上船奋力划桨。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原先平稳的一公尺小浪，在他们一出海后，立即变身为二、三公尺高的“疯狗浪”。下一刻，龙舟翻覆，全员落海，岸边的人一边大喊“人上岸！”一边看着船体因撞击岩岸而毁损。整个过程，仅有20秒。

因为龙舟尾部毁坏，且晚于预定出海时间太久，胡梓康一行人只好取消原计划。事后胡梓康谈起疯狗浪，仍屡屡惊叹其威力，但问他失望吗？他却说海本来就这样的，我们不能勉强。况且，“相对于现今环境污染的困局，（这点挫折）是小巫见大巫了。”

过去几个月，此项龙舟划渡计划屡屡抓住港台媒体的目光。因为发起人胡梓康是一名来自香港的移民。而他之所以想从台东横渡黑潮到兰屿，全是为了呼吁众人，关注这座小岛的垃圾污染问题。



用龙舟队的方法撑“傻子”

在作家吴明益的小说《复眼人》中，人类制造的垃圾在流向海洋后，形成了巨大垃圾涡流，被漂流到其上的主角“阿特列”当作一座岛，命名为“葛思葛思”。在一个突然降下冰雹的清晨，这座垃圾岛撞上台湾东海岸，毁了整片海域。然而如同所有场面猎奇的灾难，人们无能为力，也很快遗忘。

在现实中，位于台东外海90公里的兰屿，也正在与海飘垃圾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漠然搏斗。根据兰屿乡公所指出，近年剧增的游客，在旺季时带来每月180吨的垃圾量，每年制造的宝特瓶（即香港所称“胶樽”）数多达60万个。对于垃圾回收制度及观念都不完备的兰屿，不啻是一项沉重负担。

2016年9月初，胡梓康与妻子一同到兰屿旅行，并在香港环保团体“绿惜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介绍下，认识了当地青年“阿文”林正文。为了家乡的海飘垃圾及废油污染等问题，阿文长年举办净滩活动、自费购置货车与回收设备，来处理废油、宝特瓶等废弃物。他还在自己的地瓜田上盖了一间宝特瓶屋，作为环保教育中心，倡议“不让垃圾比鱼多”、“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

阿文的理念让同样在香港投入环保行动的胡梓康，像是遇见同路人般高兴。但进一步了解他才发现，在兰屿，因垃圾处理成本高，民众及业者缺乏垃圾分类及回收意愿，阿文等于担当起全岛的资源回收链，并将自己搞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为了筹措教育中心的建设经费，开机车行的阿文甚至打算卖掉供出租的机车，让胡梓康赶紧劝他别断了自己的生计。

“人家常说我是个傻子，但在我看来，阿文比我更傻”，胡梓康在香港担任龙舟队教练，秋冬时会与队员一同到郊野捡拾垃圾，看见阿文把这事当做日常，让他相当敬佩。未完工的宝特瓶屋，也使他想起在香港缺乏空间施展的环境教育梦，“我就是好希望阿文能成功”，他说。

回程路上，他与妻子苏菲开始思索如何帮助阿文，造舟渡黑潮的想法因而浮现。“我们没有什么本领，龙舟队就用龙舟队的方法，造一条船、划到兰屿”。胡梓康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就像小时看人“卖武”，观众喜欢就投钱打赏。“我的想像是，全台湾2300万人，只要有1成的人愿意投出1块钱，就能给阿文带来230万的经费。”



胡梓康用龙舟队的方法支持阿文，他的想像是：全台湾2300万人，只要有1成的人愿意投出1块钱，就能给阿文带来230万的经费。图为张贴于台东糖厂门口的计划宣传海报。摄：林静怡/端传媒

环境问题不分国界

于是胡梓康成为移居到花东的港人社群之一，目光投向的却不是当地的好山好水，而是成堆的垃圾。为何一名香港人愿意为一座小岛，心系着当地人都未必愿意面对的环境污染？胡梓康说，因为环境问题从来不只兰屿有。

出生于香港新界沙田的他，笑称自己自小到大不是往海里跑，就是到山里去。但上了小学后，他亲眼目睹家乡在发展为卫星市镇的过程中面目全非，“所有我喜欢的地方都毁了，很失落啊！”

胡梓康记得，恰好就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他的失落突然在某天就转成了行动。那是一次平常的潜水，胡梓康带着他的网袋，在海中寻宝：螃蟹、海螺、大眼鸡（一种螺类）……以及处处令人难以忽视的海飘垃圾。当天胡梓康的网袋已近半满，他却突然决定把袋子清空，开始捡起垃圾，“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冲动”。其后他继续山海行，身上却多了个垃圾袋。

一个人的环境行动，在他2009年开始担任龙舟队教练后，开始有了同伴。他号召龙舟队员们发起“[泛非龙 青山绿水行动](#)”，在比赛及练习之余，定期到郊野公园、海滩捡垃圾，足迹遍布东龙岛、城门水塘等地。后来，胡梓康体会到环境问题要从教育解决，也开始带着龙舟校队学生参与环保行动。

“其实从兰屿的污染问题，可以看到全世界也是一样的”，胡梓康说，自己在香港净滩时捡到的宝特瓶，近8成都是中国大陆品牌。因两地相邻，这或许不令人意外，但他在兰屿也见过从中国飘来的汽车冷凝剂，使他确信“海洋垃圾的问题是随着洋流一起流动的，在黑潮上的我们，没法置身事外”。

明朝武将张献忠的“七杀碑”以血气方刚的七个“杀”字流传后世，但更让胡梓康有感的，却是这段碑文——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我就是一直遵循着这段话在想，我们究竟能回报大自然什么？”就这样，胡梓康一边思索，一边将步伐迈向台湾。

妻子苏菲始终表示支持。她了解先生执著的脾气，让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麻烦制造者，但她相信先生的格言：“事情只要开始，改变就会跟著来”。况且此前，她与胡梓康早就计划划船环岛，“只从台东划向兰屿，应该比环台简单得多吧！”她这么想。

后来，他们才发现自己有多天真。



胡梓康每隔几天，会上超市一趟，采买他与邻居两只狗的食材；不造舟的日子，他就采着单车，依旧往山海去。摄：林静怡/端传媒

先有钱，才谈公民责任？

在台东当地好友“水嫂”的鼎力相助下，胡梓康很快在发展为文化创意园区的“台东糖厂”里，申请到一块宽阔的工作区；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空间有如老天恩赐。不仅如此，水嫂还帮他在附近找了一栋宿舍，月租只要1万元台币（约港币2500元）。与其他香港退休移民不同，胡梓康不追下午茶和美食。每隔几天，他会上超市一趟，采买他与邻居两只狗的食材；不造舟的日子，他就采着单车，依旧往山海去。

有了空间与住所，胡梓康开始作业。自小碰水、玩船的他，认为造舟并不难，将所需要的数据算好、材料备齐，他预计约半年时间就能完工。没想到，这艘龙舟最后竟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甚至到出海前一天还在赶工。

造舟进度的延宕，背后是一连串香港与台湾民情的碰撞。同在台东糖厂的工艺师“瓦籟”邓秀线与先生吕昌炽回忆，初次见到胡梓康时，他的宣传黑板上条列了好几个协办单位，让人以为胡梓康有很多支援人手，媒体报导也不乏“在地人情温暖”、“志工相挺”的叙述。但他们表示，除了最后阶段，这一年多来“其实很少人帮忙。”

胡梓康在一旁听了腼腆地笑，但在受访时仍难掩失望与不平。他说自己曾遇过许多年轻人，起初都满腔热血地表示想帮忙，但在得知此计划除了募款外，并未申请其他赞助后，便消失无踪；甚至有人因此批评他的计划“没有诉求、不合逻辑”。

“在香港，我们是先有公民责任，再想办法找人、找钱；但在这里，是先找资助，才有公民责任”，胡梓康话说得直，他说台湾有种“小社会社区福利文化”——贪图小恩小惠。他知道这话会得罪台湾人，也强调不是所有接触过的人都自私，但谈及来台后让他感到落差最大的，便是这件事。

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体现两地的文化冲击。瓦籟夫妇笑着描述，胡梓康做事急性子，口头上要你慢慢来，自己手脚还是动得很快。“要他休息一下、吃个饭也不要，这就是他的‘慢慢来’。”胡梓康则说自己曾向人打听，装修同样大小的一间中餐厅，在台湾要耗时4个月到半年，在香港，业主只给你1个月的装修期，“没办法，租金太贵了呀！”

但总有急也没用的时候。在香港2天内能送达的造船材料，在台东得等上三周。于是，等待的日子，他就骑单车去玩。急性子的香港人，在台东学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学着“慢活”。



胡梓康与邻居的两只狗，常常结伴前往位于台东糖厂的工作间。摄：林静怡/端传媒

不是将船造好就能出海

让胡梓康更意外的是，在台湾，不是将船造好就能出海。过去他带香港学生划船到外岛露营、捡垃圾，从不需要申请。若是要到一些平时禁止下锚的海岸公园，往往也能在3小时内拿到核准批文。换句话说，上午申请，下午就能出发。

但在出海等同出国的台湾，申请程序繁复，胡梓康看着协助的伙伴们写厚厚一叠计划书、奔走于各公部门，“三个月都还跑不完程序”。基于安全考量，划渡计划需有戒护及支援船，但因为台湾玩海的人少，除了船只选择有限、租借费用更是惊人。根据阿文的团队“说兰屿环境教育协会”统计，一天活动的戒护船租借支出高达27万台币，相较之下，租借同数量船只，在香港只需花费约6万台币。

来台一年多，胡梓康渐渐发现，住在海岛国家的台湾人民，对海洋却十分陌生害怕。许多人听到他的划渡计划，都警告他黑潮很危险，将它形容得像是一匹怪兽，但当他问为何危险、有何具体例子，他们也说不上来。“没有具体例子代表他们不了解它，不了解而只是害怕，那就有问题了”，胡梓康说。

进一步了解台湾历史后，他认为台湾人与海的距离，源自过去国共对峙时代的海禁政策。当时国民党政府为国土安全考量而封锁海岸线，直到今日，即便海岸线已开放，一般人仍囿于种种限制而无法自由出海。胡梓康感慨，台湾人因此丧失了许多珍贵的海洋知识。爱船的他，向记者细数台湾从古至今在航运及造船领域的种种成就后，问了这么一句：“这些成绩，你们台湾人知道吗？”

而即便能出海，大海彼端的兰屿民众也不见得那么欢迎他们。胡梓康说，不少人谣传阿文借着回收牟利、获得许多赞助，但当他向这些兰屿居民求证时，对方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就是一口咬定阿文赚很多钱，不然怎么会有香港人来帮忙？”，胡梓康摇头苦笑，没想到自己因为港人的身份而成为牟利的共犯。

官方单位也曾找碴。他和阿文举办净滩活动所搜集的垃圾，一度传出遭清洁队拒收。阿文更曾被警告，若再乱丢垃圾，届时将对他祭出罚款。这让胡梓康感叹，阿文一心希望为家

乡解决垃圾问题，“外人不支持就算了，自己人也不挺他。”



在划渡计划后期鼎力相挺的伙伴：台东糖厂的工艺师“瓦籁”邓秀线与先生吕昌炽。密集相处下来，他们说，如今已俨然将彼此视为家人。 摄：林静怡/端传媒

在一旁看顾的人们

困难一波接一波打上，却也因此淬炼出真心诚意。除了水嫂外，瓦籟夫妇后来因工作室暂时收起，且不忍心看胡梓康一个人埋头苦干，决定在最后一个月陪他冲刺。造船、网络宣传、号召志工、托朋友张罗出海作业.....密集相处下来，如今已俨然将彼此视为家人。问起为何情义相挺，他们回：“要不然台湾人太没面子了！”

但他们也清楚，在一旁观望其实才是常态。瓦籟坦承，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起初自己看见一个香港人造龙舟，虽然会好奇，但也觉得麻烦、不想惹事。然而，对他们而言，“怕麻烦”的心态背后，其实是看重承诺、不轻易放弃，“因为我们一帮忙就是要帮到底。”

胡梓康也知道，自己其实默默地被周遭的人看顾着。他回忆去年夏天由于白天气温高，他总是晚上才到工作间一人工作到午夜，邻居们看了，就要邻居“珍姊”提醒他，不要太晚回家，一个人在糖厂工作危险。而纵使出不了力，珍姊也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出钱支持，最后凭她一个人的人脉，就贡献了近20万台币，约总募款金额的三成。

为了支持划渡计划，阿文的舅舅张马群师傅及表弟阿凯，也决定造舟回礼。他们从兰屿来台东糖厂驻扎数月，亲自建造兰屿达悟族最著名的“拼板舟”，作为龙舟的领航船。话不多的他们，总是安静地进行着手上的工作，但胡梓康心里明白，达悟族是全台最了解海洋的族群，有当地人带领，这趟“回家”之旅才能顺利。此外，对达悟族而言，拼板舟是承载人与神的神圣载具，在外造舟须背负来自族人的压力，更让胡梓康十分感念他们的情义相挺。

出海的那天早晨，胡梓康记得清清楚楚，这些来自各地，出钱、出力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到他身旁攀谈。“他们都知道我在盘算，所以待在一边不过来骚扰我。这是比较感人、比较深刻的”，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这些，都是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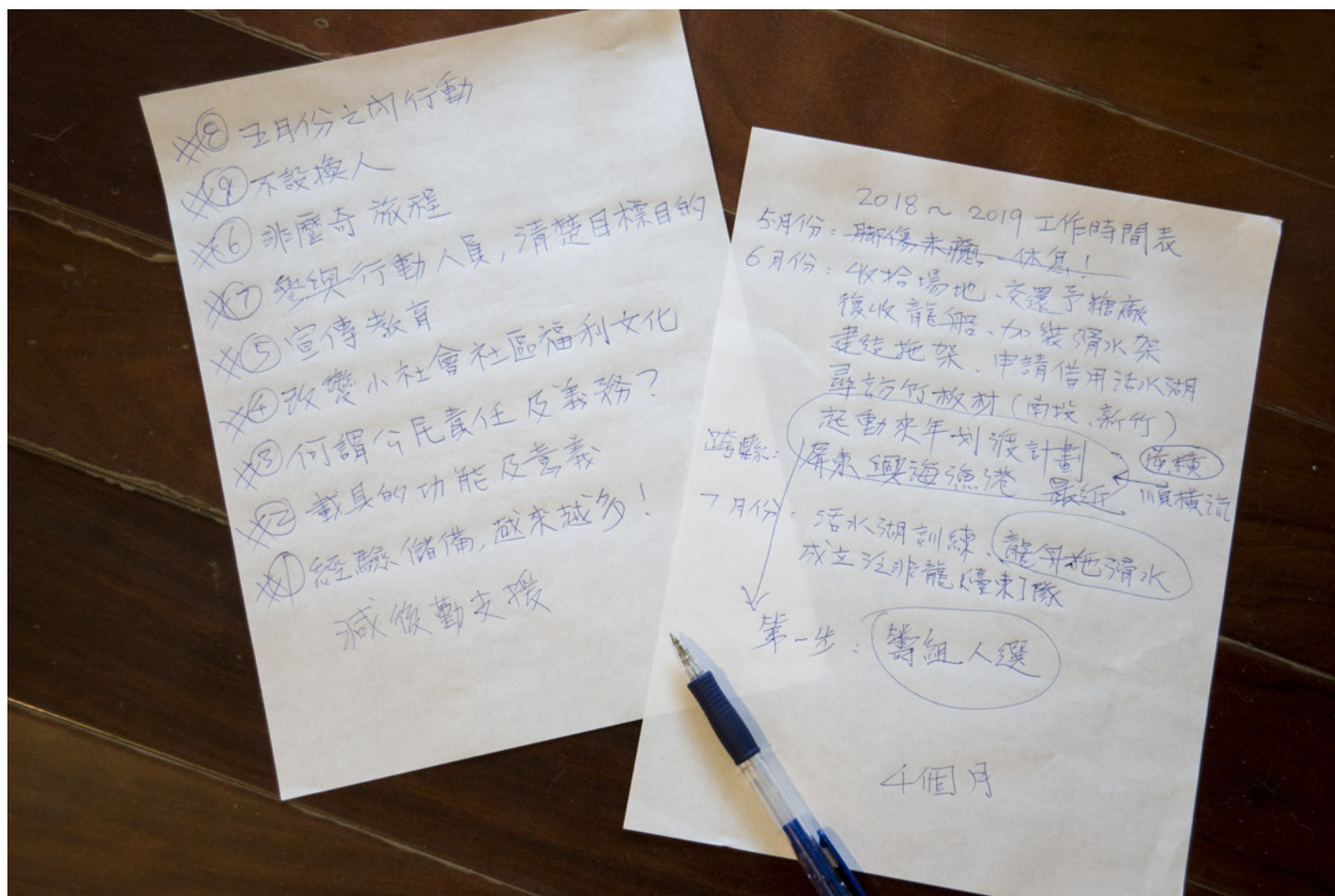


胡梓康对划渡计划失败保持平常心。他说，海况本来如此，勉强不来。当初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造舟划渡黑潮，便是希望呼吁大众顺应自然，所以在他看来，“知道我们没法百分百掌控大自然，这个经验也是好的。”
摄：林静怡/端传媒

不能出海也是好事

划渡计划如承载着众人理想的龙舟，花了一年多克服如同大浪般的重重阻碍，前进有时，停滞有时，等到终于能出发，却瞬间遭真正的巨浪击沉。媒体纷纷以“难掩失落”形容划手们，胡梓康却很平常心。他说，海况本来如此，勉强不来。当初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造舟划渡黑潮，便是希望呼吁大众顺应自然，所以在他看来，“知道我们没法百分百掌控大自然，这个经验也是好的。”

他也不愿用成败来论定此次行动，因为一帆风顺并非好事，那会让人忘了划渡计划作为一项环保倡议行动，其本质终究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没有成功的一天。他用《明天过后》及宫崎骏的第一部动画电影《高立的未来世界》，描述自己所想像的未来，认为世界无论在自然环境或是政治环境上，都处在崩溃的临界点上。微小的个人只能看着，如同出海那天他在海边静静观察一样，“我们阻止不了风浪会来，也阻止不了世界大战再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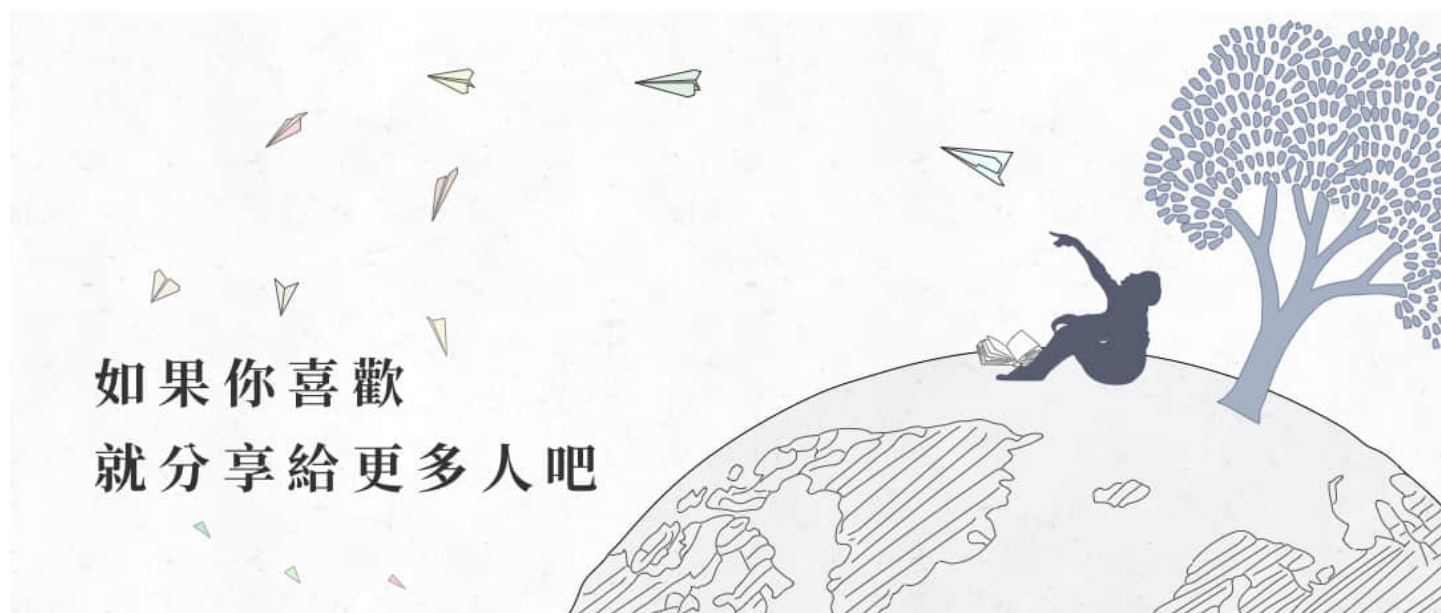
胡梓康对于“青山绿水·划渡兰屿”计划写的笔记，左边是一些反思跟希望达到的目标，右边是未来的工作时间表。摄：林静怡/端传媒

那么谁能停止呢？胡梓康认为，责任在各国当权、执政者身上。他们理应发挥自身影响力，集结个人的能量来阻止环境变得更恶劣，却为了一己之私或维护政权而让情况变得更糟。于是动员的工作，最后仍旧回到公民自身。

也因此，他们没有悲观的权力，手上的桨还要继续划。“今次过不了、爬不过，我们只是还未完成任务而已，这些经验都不会白费的，”胡梓康说，明年五月，他们还要再挑战一次兰屿，下一步他们要顺着黑潮继续往北方航行，拜访与那国岛、石垣岛、冲绳等地，“因为垃圾是这样移动的，我们就跟着垃圾一起走。”

“经验越来越多，储备越来越厚。敢于乐于冒险的人，并非雀跃于登陆彼岸，是享受将至未至的兴奋！”采访胡梓康那天，记者在他的笔记本上看见这句话，隔页，是2018年至2019年的工作时间表，逐月条列着代办事项。采访过程中，胡梓康谈的都是过去的事，但他的心，早就已经在未来盘算着。等风浪一停，就要再启航。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书号收缩下的大陆出版业：从自我审查到紧跟“党政方针”
2. 《沦落人》Crisel Consunji：当我看到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
3. Netflix与Fox争端何起？一百年来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奴役史
4. 华尔街日报：为建工厂拆了美国小镇，富士康却想抽身而退？
5. 谷歌工程师自述：为什么谷歌不实行“996”工作制？
6. 华尔街日报：中国为何决定在对美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
7. 人权报告曝光新疆监控App，不走正门、不和邻里来往等36种行为被列为可疑
8. 风雨鸡鸣：广电总局“通则案”后，中国LGBT网路空间紧缩
9. 寻租、被寻租、批判寻租，吴介民的生命母题
10. 朱学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历史地位

编辑推荐

1.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关税上调对华冲击更大，美国或是中国改革的唯一指望
2. 刷脸时代：“技术可以让政府在任何时候获知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3. 特朗普的下一步：贸易战重开的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
4. 汶川地震11年后，地震预警技术为何仍未普及？
5. 香港新职业夹公仔导师：夹公仔“摆渡”了我
6. 华尔街日报：美中联姻还能挽救吗？
7. 296天的努力：人类照顾长大的小黑熊，如何重回野外生活？
8. 寻租、被寻租、批判寻租，吴介民的生命母题

9. 用15年说集中营故事，捷克导游：“我懂苦难”

10. 【书摘】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延伸阅读

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嫁到台湾后，香港女生陆颖鱼离开了媒体业，一番折腾摸索，今年才在台北巷弄里开了书店“诗生活”，对于她，香港人梦想中的台北是什么？

异乡人——谢福美：回到兰屿，一个达悟女人的两种生活

当年18岁的谢福美，自然地走向“大岛”，去外面的世界闯闯看看。待她回到原乡，生活二十余年，却几乎成为精神上的异乡人。

异乡人——老清新：从台北翻墙到北京，穿梭于中国梦与小确幸

我讨厌北京，却离不开它。因为它够坦率，一切都是欲望。“回不去了”这么俗滥的标题常常回荡在我心中，是北京生活快要过不下去时，让你咬牙多撑一秒的咒语。